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十季

学会快乐

张炎琴



绝壁有路

程应峰



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压力裹挟，快乐似乎成为了奢侈品。其实，快乐它藏在生活中，藏在你的选择里。正如罗兰所言：“一个人如能让自己经常维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，用乐观的心情做事，用善良的心肠待人，光明坦白，他的人生一定比别人快乐得多。”我们应竭力挣脱心灵的枷锁，仿似破茧而出的蝶，于困境中翩跹而起，学会让自己快乐。

乐观豁达的心态是快乐的温床。当我们以乐观豁达的心态观照万事万物，仿若为心灵注入了一股清泉，澄澈而灵动。遭遇挫折时，乐观者能于风浪中稳舵前行，将其化作成长的基石；面对困境，豁达之人不怨天尤人，而是于晦暗中窥见曙光，以积极的行动照亮前行之路。如爱因斯坦所说：“真正的笑，就是对生活乐观，对工作快乐，对事业兴奋。”乐观者的生命中，即使荆棘丛生，亦能构筑起快乐的家园。

自然之美宛如心灵的甘霖。我们投身山林，听鸟鸣婉转，观山川壮阔，仿若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，心灵于自然的怀抱中得以慰藉与滋养。雪莱有言：“笑实在是仁爱的象征，快乐的源泉，亲近别人的媒介。”当我们带着微笑与敬畏之心融入自然，在潺潺溪流与瑟瑟微风中，能真切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灵动，快乐便在不经意间晕染了整个心间。

兴趣爱好是照亮快乐的幽径。阅读与写作便是我快乐之源。余华曾说：“阅读能让一个人的灵魂在独处时依然丰盈。”心情低落便从书架找本喜欢的书，当我翻开书，就似拉开通往不同世界的门。我随三毛踏入撒哈拉沙漠的异域风情里，伴保尔·柯察金在钢铁般的磨砺中感悟生命的意义，在《苏东坡传》中领略他旷达风雅……这些精彩绝伦的故事与思想，为我打开一扇扇窗户，带来新奇的体验与深刻的启迪。而写作，则让我从生活的尘世烟火中萃取出精华，将那

读李弘林的国画《绝壁有路》，是在小视频中偶遇的。那一刻，空气中弥漫着中国画的画韵和画味，教人流连。《绝壁有路》的画面，太行山的悬崖如天堑般陡峭，仿佛能将人的心灵瞬间吞噬，而一条人工凿成的通道，倔强地在崖壁中蜿蜒，若隐若现。这何尝不是命运为这绝境展现的勃勃生机？

画中没有繁复的色彩，只有黑白灰的交织，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。李弘林用笔触勾勒出悬崖的粗糙质感，每一笔都像是刀刻斧凿，仿佛能让人触摸到崖壁的冰冷与坚硬。而那条隐现于崖壁的道路，在灰暗的崖壁之中显得格外醒目。它弯弯曲曲，时而隐入崖壁之中，时而浮现在阳光的照耀下，这分明是绝境中通往希望的道路啊！

看着这幅画，我的手指久久不愿向下滑动。那条蜿蜒在绝壁上的路，如同一把钥匙，开启了我的记忆，我突然想起了家乡的那条山间小道。

我的家乡，隐藏在群山的怀抱之中，四面环山。小时候，我常常去到白羊山的半山腰，望着眼前连绵起伏的山脉，心中满是迷茫与不安。那时，父亲常常带我沿着一条狭窄的山间小路，去白羊山狭小的地块劳作。那条小路，是祖辈们用双手开辟出来的，它在山间穿梭，时而盘旋而上，时而陡然直下，像是在与山林捉迷藏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洒在小路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父亲牵着我的手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。他的步伐沉稳而有力，仿佛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，他都能从容应对。

有一次，在回来的路上，突遇暴雨。山上的水流湍急，小路被冲得满是泥泞。

些易碎的感动、稍纵即逝的念想，凝结成有形的文字。兴趣爱好犹如灵动的音符，串联起日常的枯燥与繁琐，谱写出一曲悠扬的快乐乐章。

人际关系是快乐的藤蔓传递着温暖与力量。与好友小聚，我们畅所欲言，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。那些默契的对视、开怀的笑声，编织成记忆中最动人的时光。罗曼·罗兰有云：“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，生活是美好、快乐的。”友谊与爱心宛如璀璨星辰，照亮心灵的夜空，驱散孤独的阴霾，让我们在与他人的羁绊中寻得心灵的依托与慰藉，找到快乐的意义。

自我反思与成长，更是开启快乐之门的金钥匙。生活里总有不如意，宛如夜空中的乌云。但当我静下心来，审视挫折失败，从迷雾中抽丝剥茧般探寻出背后的缘由与启迪，便能将困境转化为成长的基石。歌德也说：“一个有真正大才能的人会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乐。”我们在不断雕琢自身、追逐梦想的征程里，收获的不仅是能力提升，更是心灵蜕变与升华，从而拥有更坚韧的力量去抵御生活里的风霜雨雪。

在学会让自己开心的旅程中，外界的一切不过是生活的馈赠，真正的快乐之源深藏于心。当我们学会在自然中敞开怀抱，于阅读写作里徜徉忘返，和朋友畅谈中积攒温情，在自我成长时坚定前行，快乐便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，让我们的生活画卷充满明艳色彩，散发出迷人的芬芳，向着美好的远方，一路欢歌，轻盈迈进。

杨绛先生说：“人这一生，最重要的能力，不是赚多少钱，而是让自己快乐的能力。”卓别林说：“快乐不是一种天赋，而是一种选择。”生活不会永远顺遂，但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它。让我们怀揣着对快乐的热忱向往，无畏前行，在生活的每一页篇章里，书写属于自己的快乐传奇，最终抵达内心那片光明而宁静的乐土。

沙石。父亲让我紧紧抓住他的衣角，小心翼翼地探着路，每一步都像是在与命运搏斗。雨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可我依然能感受到父亲坚实的后背，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。终于，我们走出来了，回到温暖的家中。那条小路，虽然凌乱崎岖，却成为我和父亲之间无法割舍的纽带。见证了我们对生活的坚守，也让我明白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只要勇往直前，总会有出路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家乡，去他乡求学。城市的喧嚣与繁华让我眼花缭乱，让我逐渐迷失了方向。在那些孤独的夜晚，我常常想起家乡的那条小路，想起父亲那坚实的背影。我开始明白，父亲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辛勤劳作，送儿女上学，其实也在寻找一条属于自己也属于儿女的路。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，为家庭撑起了一片天空。而那条小路，便是他心中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。

眼前，李弘林的《绝壁有路》，给了我确切的提示：任何时候遇到困境，都不要放弃。只要心中有信念，就一定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通途。

退休后的日子里，我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，那条熟悉的小路，已然变得宽广平坦。水泥的路面代替了曾经的泥泞小道，两旁种满了绿植。这一刻，我脑海中浮现出《绝壁有路》，那不仅仅是一幅画，更是一种精神的写照。

回家，我再次搜到《绝壁有路》，静静相对。画中若隐若现的道路，勾勒出远古没有的图腾，成就了太行山的血脉；那行进在绝壁之路上的公共汽车，分明诉说着一个崭新的故事，那是现代人以现代智慧写下的绝妙诗行。



## 榴火燃夏

彭晃

老屋后院那株石榴树，总在梅雨季将尽时迸出火来。起初是零星几点红，像谁把胭脂盒打翻在翠玉盘里，转眼间便烧成连天的霞。我常疑心是这树把暑气都吸了去，才攒出这样烈的颜色，隔着青砖院墙都能望见一蓬跃动的火。

晨起推窗，露水正沿着叶脉往下滚。指甲盖大的石榴花苞裹得紧实，像是抿着嘴的倔姑娘。外婆总在此时支起竹梯，用棉线将细弱的枝条缚在檐角。“花骨朵沉得很，不撑住要折了腰。”她说话时，麻雀正啄食落在瓦楞间的花瓣，扑棱棱溅起细碎的红雨。我仰头望着，忽然有朵花“啪”地绽开，裂作六瓣红绡，露出里头鹅黄的蕊，像忽然笑开的孩童。

蝉鸣最盛的正午，石榴荫下总泊着张藤榻。蝉蜕卡在树皮褶皱里，阳光穿过叶隙，在青石板上烙出晃动的光斑。外婆摇着蒲扇说，从前石榴是跟着商队从西域来的，走了几万里沙路才在江南落脚。“你摸摸这树干”，她引着我的手按在龟裂的树皮上，“里头流的可是大漠的魂”。粗糙的纹路硌着掌心，仿佛触到千年风沙的刻痕。

暴雨来得急。铜钱大的雨点砸下来，满树红绡乱颤。我急着要收晾晒的陈皮，却见外婆举着油纸伞往树下跑。“使不得！”她拦下我，拽住她的手，“石榴花要经了雨才肯坐果”。果然，隔日再看时，褪了色的残花下鼓出青玉似的小果，顶着皇冠似的枯萼，像襁褓里的婴孩戴着祖传的旧帽。

夏日的热浪把青果催成玛瑙色。蝉声渐弱时，石榴终于裂开嘴笑。外婆踩着晨雾摘果，竹篮里盛着裂口的“灯笼”，露水凝在晶莹果粒上，晨光里泛着琥珀光。她总把最饱满的果实供在佛龛前，说是谢它捎来西域菩萨的慈悲。掰开石榴的刹那，百千颗红宝石簌簌滚落，甜中带涩的汁液渗进木桌纹理，多年后仍能在老宅闻到阴阴酸甜。

去年返乡，老石榴半边枯了枝桠。春雨里，它依然固执地从苍虬老干上迸出新绿。我忽然懂得，这树原是不死的火种，把大漠的炽烈化作了江南的温存。就像外婆临走前，非要看着我把石榴籽埋在院角。她说草木记得所有光阴，只要根还扎在土里，总能在某个夏至时分，让火红的记忆再次照亮飞檐。

此刻新栽的树苗已高过墙头。蝉鸣依旧，花影婆娑，恍惚又见竹梯上的银丝泛着光。风过时，满枝红焰轻轻摇曳，仿佛故人未远，仍在细数着年轮里窖藏的夏天。